

晋江超人气怪才 **月下金狐** 巅峰之作!

若有那一天，你若肯扶倾济弱，
我便对你回嗔作笑!

这是一个不得不圣母的小白兔，
与杀人不眨眼的大魔王彼此委屈又不得不说的故事。

月下金狐
著

上

晋江金榜作品，万众期待！
新增番外独家巨献，
作者签名海报书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美

上

MEIREN
DUJUN

月下金狐 著

波
君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人渡君 : 全2册/月下金狐著.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720-1

I. ①美…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13526号

书 名 美人渡君
作 者 月下金狐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周 莉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周 莉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720-1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上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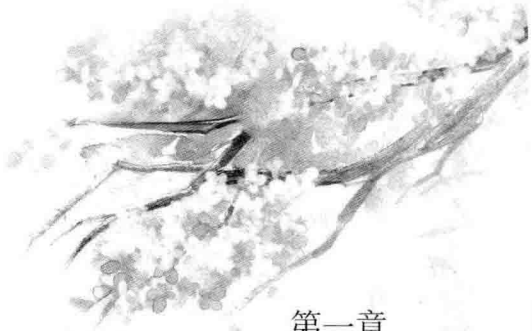
CONTENTS

第一章	逃难之路	1
第二章	身陷囹圄	17
第三章	初遇圣主	32
第四章	功德白芒	55
第五章	暴劣圣主的厨娘	74
第六章	同病相怜	83
第七章	孤男寡女	98
第八章	初到青阳镇	119
第九章	惊魂血蛭	132
第十章	因祸得福	157
第十一章	沙海一线天	173
第十二章	死里逃生	214
第十三章	天险之地	250
第十四章	命悬一线	261
第十五章	圣主归来	279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下

第十六章	隐藏的秘密	285
第十七章	惊人的真相	300
第十八章	初解情意	319
第十九章	洞房花烛	340
第二十章	回归祖隗	354
第二十一章	厉护卫的背叛	369
第二十二章	圣主的大婚	384
第二十三章	孤身上路	406
第二十四章	迟来的孕事	418
第二十五章	落脚之地	437
第二十六章	万里寻妻	463
第二十七章	圣主的觉醒	485
第二十八章	令人绝望的真相	511
第二十九章	劝君一杯酒	526
第三十章	黄粱一梦二十年	535
番外一	圣主在现代	542
番外二	一条短裙引发的怒火	549
番外三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	556
番外四	川景玄篇：高处不胜寒	565





第一章 逃难之路

甲午年初，黄梁国宁远城被大水淹没，死伤十万余人，昔日的繁华之城转眼成了满目凄凉萧瑟之地。

荒郊野外有处牛棚，十来个从宁远城逃出来的难民，正三三两两地在里面歇脚。

望了望灰蒙蒙的阴冷的天，再低头看看自己被雨水打湿的衣服，罗溪玉瘦得巴掌大的脸上露出一丝丝庆幸——幸好，幸好这具身体才十一岁，干巴巴又瘦又小的不怎么引人注意，否则再长上几岁，这样薄的湿衣紧贴在身上，裹臀露胸的，她也不用做人了，想起两日前路上那两具被侮辱的少女尸体，她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她摇了摇头，细胳膊开始用力抱紧怀中的几根湿木柴——这样连绵下雨的天儿哪能轻易寻着干柴可烧，就这几根湿木头，还是她吃了点苦头才找到的，手指都被划了个口子，直往外淌血珠也顾不得了——眼见木棚里有火光，她开始加快脚步。

若不走快点，等回去恐怕连把糙米都分不到，饿了两顿，她如果再不吃点东西就要饿死了。

在她打算一鼓作气地跑过去时，脚踩进了水洼，身体一倾，顿时摔了个马趴，一块木头还磕到了下巴，疼得她眼泪都下来了。趴在地上时，她闭上眼睛有些自暴自弃地想：干脆就这样算了，这种日子实在没法过了，磕死了说不定更好。

下过雨的天暗得很，乌云憋着劲儿越压越厚，似乎晚上还要再下一场似的，罗溪玉抱着柴一瘸一拐地回到牛棚。此时，棚里有人拆了牛栏生了两堆火，有些暖意，五六个人围一堆正埋头啃杂馍，食物充裕的还接了点雨水煮些米粥喝。她闻着

味儿不由得打起精神，抹了把脸上湿乎乎的水，朝着其中一堆火走去。

那一堆火旁正坐着她的父亲，及父亲的继室罗杨氏。罗杨氏正高高兴兴地喂着自己三岁的儿子，眼角扫到一身湿淋淋的前室的女儿进来，眼底顿时露出一丝不快，脸色拉了下来。

两个多月了，路上让她拿重的东西，给她穿得少，吃不饱，下雨天淋雨，这样就不信你还能不生病！想到即将要摆脱一个白吃饭的，罗杨氏心情好了几分，回头用勺子快速地在碗里刮了两下，将厚稠的米粥塞进儿子嘴里，这才用巾子给儿子擦了擦嘴，装作一副慈母的样子出声招呼：“溪玉啊，身上怎么又是泥又是水的？是不是摔着了？我说粥煮好了，怎么这么久不见你回来呢，这不，正要让你爹去寻你。快别站着了，过来喝一碗粥吧，给你留着呢……”罗杨氏心道：我这么说了，就算这死丫头明天饿死了病死了，别人明面上也挑不出错来。

罗杨氏说完，周边火边的几人向女孩投来几道怜悯的目光。

这罗杨氏是个什么人，罗溪玉可是清楚得很，心里本来就没什么希望。但她真是饿惨了，又冷又饿的，如果现在真能有碗热粥喝，她就满足了，于是听到粥便下意识地快走两步——这后娘就是给她留半碗也行。

她确实看到旁边放着一个碗，碗里还装着东西，等走近一看，本来还热乎的心一下子凉了——那哪是粥啊，碗里全是清水，有几颗糙米都数得清，早上只有一块拳头大的硬馍，晚上只有一碗清水粥？

而且，这也能叫粥？饿得皮包骨的她忍不住看向一边吃得嘴巴一鼓一鼓的小弟，一时说不出话，并且有点喘。逃出来这一路上，罗杨氏越来越过分，分给她的食物越来越少不说，还一直支使她干这个背那个，经常累得十来岁的女孩两条腿像筛糠一样。

这些她也认了，这年代传宗接代的儿子金贵，但是后娘和后娘养的儿子吃得饱吃得香，女儿就给这么碗清水充饥，这已经不能用偏心解释了，这分明是要活生生饿死她好节省粮食啊。

罗杨氏是后母，罗溪玉不去怪她，便只睁大眼睛看向这具身体的爹——这位可是亲爹。

只是，昔日生意红火、意气风发的小商贾，现在却一脸唯唯诺诺心虚的样子，根本没有给闺女做主的打算。罗杨氏见罗溪玉不理她只看自己爹，顿时将嘴角一撇，心道一个赔钱货给口吃的就不错了，挑三拣四的还当自己是商户小姐呢，语气便冷下来。

“老爷，你闺女是嫌这粥稀了不肯喝呢，那你就再抓点米给她熬一碗吧，可别让人说我这后娘不给她饭吃虐待她……”说完，她没好气地将装米的布袋往地上一

扔，搂着儿子背过身。

罗爹听罢只好讪讪地打开袋子，里面只剩了一把米，刚犹豫了下手要伸手，就听罗杨氏悲悲切切地念叨着，“一个个都是没良心的！离家几个月了，一路上银子早用光了，现在一家四口吃的用的都是用我的嫁妆首饰换来的。袋子里现在可就剩一把米了，明几个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换米的村子，我这做娘的不吃就罢了，可怜我的宝儿啊，才三岁大点就吃不饱肚子。这样下去，可让人怎么活啊……”说完，她就低头用巾子不停地擦着眼泪。

罗爹本来要伸进米袋的手又缩了回来，抬眼见着闺女浑身湿淋淋的滴着水，冻得小脸发白站在那儿，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罗爹嘴颤颤地动了动，最终一狠心道：“溪玉啊，你弟弟还小，你当姐姐的就再忍忍，要是觉得不饱就去外面找点野菜充充饥，等明日天晴了找到村子，我们再换点米……”

罗溪玉抿着苍白的嘴角，心道：果然是那句话，有后娘就有后爹。好在她不是真的罗溪玉，只当眼前两人是陌生人，不会觉得伤心难过想不开，只是越发地可怜原主：难怪病死时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才八岁的孩子晚上一个人不哭不闹孤零零地走了，若不是她意外来到这里替代了她，只怕尸骨硬了都没人发现。

想起了曾经发生在她身上的一起车祸，她突然觉得身上起了一股寒气，浑身发抖。她因这起意外来到了这里，但不管怎么样，她仍然还活着，总是一件幸运的事。

她放松了神情，目光垂下来，认命般伸手去拿那碗，憋着气一口喝了下去。雨水不好喝，一股发涩的土腥味，但好在还没凉，暖暖干瘪瘪的肠胃也好。何况这两人就算不给吃的她也不能怎么样，人小胳膊短又能干什么，若是惹恼了他们，荒山野岭的把她丢下日子就更难过了，只得忍气吞声。

这个时候，她觉得心口难受，特别想念父母家人，一时间眼中含泪，倒是显得楚楚可怜，使得罗爹多少有点内疚起来。

喝完了雨水粥，她凑到火前将衣服烤个半干，借口出来找点吃的走出棚子——不过这是借口，这里荒得连树都没几棵，哪有什么吃的，顶多寻点连马都不吃的黄草，拔了嚼不烂的老根在嘴里咬咬吸点水分罢了。

不过罗溪玉出来也确实是想要填填肚子，虽然不是什么去饥耐饿的东西，但这一路要不是这东西，她恐怕也活不到现在，早被那两个后爹后娘给饿死了。

走了一会儿见没什么人跟着，她脚尖转向一处孤零零的塌了大半的破庙走去，之前拾的几根柴就是从那庙里找到的。一根根巴掌粗的黑木头不知是被人劈的还是怎么的，插在了地上，正好被她拔出来拿去烧火。

待找到一处能避风遮人的墙角，她穷干净地拿出袖子里的布巾将石头上的水擦干净，坐下，这才伸出手，意念随之一动，手里便多出一物。东西还未看清，一股

玉兰花香便先迎面而来，清新舒服，让人心情都好了几分。

闻着玉兰香气，罗溪玉闭目轻轻地嗅着，接着睁开眼趁着夜色开始细细地看着手中之物，每看一次都会更惊异些。那是一个鸭蛋大小的似玉非玉的圆东西，润绿而通透，形如鸭蛋，而“鸭蛋”的一头却长出一枝只有筷子长的玲珑花枝，在秋风中轻抖着娇嫩的枝条，而枝上正开了一朵只有巴掌大小、如白玉般晶莹剔透的玉兰花。花枝上的玉兰虽只有清冷冷的一朵，但却如玉雕般玉质，亭亭地立在枝头，即使在风中也不弱半点风姿。

罗溪玉未来到这里前，因为爱好摆弄过无数兰草花束，又因名字中有一个“兰”字，便是极爱玉兰花的，并收集了不少品种移栽到花房，但那些加一起又哪如眼前这枝般惊艳绝伦，一向爱花成痴的她都恨不得当摆设日日在眼前观赏。所以，在决定吃掉它的那一刻，她当真是有如剜心之痛。

如今，这朵玉兰花已经成了她的救命稻草，就算是吃掉了，第二天还会再生出一朵，所以罗溪玉现在每天都数着时辰等着它成熟。此时她见了下意识地口水津津，忍不住伸出手指将那朵玉兰摘下一瓣，然后放入口中。

花瓣入口如果肉般肉厚水嫩，几乎入口即化，说不出的鲜香，幽雅的兰香如玉雪香脂，溢了满口，更藏有一股淡淡的甘甜，然后经过喉流入腹中。罗溪玉微闭着眼睛，有些享受，此时饥饿感消失，身体如被火温烤的舒服感，又似沐浴在热水中，连全身的毛孔都微微张开了。

她实在是太过贪恋这种口腹之欲，趁消失前很快又摘下第二瓣放入口中，直到将花瓣吃完这才回过神，望着光秃秃的绿枝有些不舍地怔了怔。

对于这枝玉兰的来历，她没有原主的记忆所以并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是原身就有，还是自己附带来的福利。不过不用怀疑，这绝对是一件稀世宝贝，罗溪玉心中有数，欣喜之下也打定主意永远隐藏这个秘密，宝物无罪怀璧其罪，这道理她明白。

不过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在最开始时她是非常好奇的，可是翻遍了周围能拿到手的书籍，甚至学着认古文，但用了两年的时间还是没找到答案，最后她只能放弃。想来也是，像这种天赐之物不可能人手必备，普通的书上又哪能找到呢。

回味完口中玉兰花的余香，罗溪玉准备要收回“鸭蛋”，目光一扫，忽然发现花枝下多了一物，隐隐地藏在叶子后面，拨开才发现是一枚玉兰果壳，咦？吃了四五朵玉兰，还是第一次见着它结果。

罗溪玉见果实已经成熟了，便用手指小心地将其取下来，掰开一看，果肉竟然是乳白色的，晶莹中还带着些汁液。虽然只有拇指大的一小块，放在鼻下闻了闻，也没有玉兰的香味儿，待尝试着吃到嘴里，却出乎意料地好吃，有一点点果冻的感

觉，只是实在太少了，不等回味就已经吞咽了。罗溪玉又找了找，见只有这么一枚，才死心地收回了“鸭蛋”。

回牛棚的时候，火堆周围横七竖八地占着草席子，离火近的地方已经没有插脚之地了，罗溪玉只得随便找了个墙角，从包袱里取了席子铺好。对于她晚回，后娘当没看见，亲爹也不挂心，别说给她留位置，就是连问都懒得问一句。这种态度她也已经习惯了，好在吃了玉兰花后肚子不饿也并不觉得冷，在墙角卧着也不是那么难受。

天色已黑，白日赶路劳累，牛棚里不少人已经躺下了，罗溪玉边听着外面的雨声边闭目进入梦乡。

罗杨氏此时正拍着儿子背，哄着他睡觉，同时又频频瞟向这个便宜继女。刚刚罗溪玉过来拿包袱时，她就闻到其身上有一股似有似无的玉兰香味儿，虽然很淡但却能分辨得出来，并且这种香味这些天她已经不止一次从继女身上闻到过，玉兰香可是贵人们才用得起的熏香，她身上哪来的？难道刚才出去偷擦了自己的胭脂？可不对呀，自己包裹里那盒是梅香味儿的，可不是这玉兰香。她眼神一转，心道，难道会是背着人偷吃了什么带香味的糕点或果子？虽然觉得不可能，但罗杨氏还是推醒旁边睡着的罗爹问道：“你闺女刚才出去是不是背着我们吃什么好东西了？我怎么闻着一股玉兰花味儿？”

罗爹本来睡着了，被人推醒也没好脾气，口气不耐烦地道：“不知你天天神神叨叨地在想什么，外面荒天野地的哪有吃的？玉兰香……哼，那是我闺女娘胎里就带的，这事儿我和她娘都知道。好了，别瞎琢磨了，明儿还得赶路，睡吧……”说完，他翻了个身不再理她。

听完罗杨氏心头更不舒服了，忍不住啐了一口，“呸，得意什么？什么娘胎里带的，还玉兰体香，说天上去那也是一个赔钱货。有什么啊，有能耐你让她给你罗家传宗接代？哼！你闺女就是带着香又怎么样？比别人高一等吗？还不是个……将来……”剩下的话没有说出口，将来她嫁给谁也得是我这后娘说了算，想拿这个当奇货进有钱人家享福？想得美！有这人没这命！

同时，她恨恨地看向角落。不知是火光映的还是她心头不舒畅，她越看越隐隐觉得这继女的眉眼还有面皮儿，看起来竟越来越舒展白皙，与一个多月前那个面黄肌瘦的模样好像不太一样了。

她记得丈夫的前室就是个貌美的，如今生的闺女也不是个丑的，再想到自己平常的容貌，罗杨氏心下嫉妒得更不舒服起来，越发地看罗溪玉不顺眼。

当然，这些罗溪玉并不知道。第二日她爬起来只觉得神清气爽，只是不知怎么身上黏糊糊的有股臭味，早晨起来她便出去寻个积水干净的水洼，用毛巾沾了水胡乱擦了擦。等她收拾好自己，一群人已经吃过东西准备动身了。

也不知怎么了，一大早罗杨氏便对罗溪玉横挑鼻子竖挑眼，之前多少还好点面子，现在竟然无所顾忌地摆出了后娘脸。罗溪玉背着四个人装衣物的包袱，还得提着吃饭的碗盘罐，速度慢只能落在最后面——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拿大人分量的东西本来就苦不堪言，就算心智再成熟岁数毕竟还小，一路走得脸颊通红满脸是汗，头发都被汗水打湿了，有些可怜。最后还是罗爹看不过眼，将碗罐接了过去才让她松了口气。

擦汗的时候，一起逃难的刘婶子家的萝卜头跑过来，偷偷往她手里塞了小块糙米饼就跑开了。罗溪玉看了看手心只有两三口的量，知道这是刘婶子从家里人嘴里省的，特意让她家小子送来。刘婶是个好心的，自己家都没粮吃了，还给她留了一块，其中也有感激她前两日帮忙的意思吧。

那天萝卜头不知道吃了什么，突然肚子疼，脸白得像纸，疼了一会儿人就不动弹了，把夫妻俩吓坏了。罗溪玉原来家里就有做种植草药的生意，多少了解一点，当时便四下寻了寻，正好见到一种草，很像她认得的一种治肠炎痢疾的中药，便采摘了下来。

刘婶儿当时是病急乱投医，也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的话，煮成水就给萝卜头灌下去，就怕晚了救不活了。谁知喝完两碗，第二日萝卜头就活蹦乱跳了，罗杨氏直说她是瞎猫撞到死耗子。

罗溪玉也是这么想的，并暗自赞叹，没想到纯天然没有农药化肥的野生草药，药效居然这么好，半点不比西药差呢。

一行人饥肠辘辘地走到日头落山，终于找到一座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此时大家手里的粮食都吃得差不多了，就算有私藏也有限，都想要补充一些糙米。好在一行人中男的占大多半，身强力壮的，一路上倒也没人敢招惹，村里民风又淳朴，换些米并不费事。

他们一行人中有余钱的多买些，没银子、以物换物的就少买些，就连罗爹都买了十斤糙米，当晚一群人便贴了糙米饼吃了个饱。罗溪玉这时松了口气，至少短时间内不用再担心会饿死的问题了。

接下来几日，路好走了些，经过的村子渐渐多了起来，这代表离大家想去的目的地更近了，个个都似看到希望般走起路来特别有劲。虽然每顿罗溪玉分到的粥还是吃不饱，但总算没有再饿得发慌，何况现在她每天还有一朵玉兰花及一枚玉兰果

当零嘴，吃得都有些上瘾了。

只是没吃上几天，一天再取出“鸭蛋”，却只见玉兰花没有果子了，她虽然有些疑惑但也没有多想。

可当天，夜里正睡到一半罗溪玉却被疼醒了，心口疼得像要裂开个口子似的。罗溪玉怕吵着别人，缩成一团强自忍着，可这疼痛感却一波一波地加重着，到后来疼得她都觉得自己快死了，直到过了半个时辰才浑身汗湿地缓了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晚上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罗溪玉脸色苍白惊疑不定地想，可是一天三顿的糙米粥，就是想吃点别的也没有那个条件，只除了玉兰花……想到这里，她下意识地摇了摇头，玉兰花是肯定没毒的，糙米也被她排除在外，毕竟大家都在吃，不可能只有她一人出问题。

那到底是怎么了？难道身体生了病？不对，她来到这个地方也有三年多了，身体越来越好，若有什么大毛病不会一点征兆也没有，或者她是心脏有毛病，突然间犯病了？若真如此……罗溪玉越想心里越没底，这个世界得心脏病弄不好不就随时都会死吗？顿时，她再不敢琢磨下去了。

她想翻个身，嗓子却渴得跟冒了烟一样，忍了一会儿，才悄悄从地上爬了起来，出去四处寻了水缸，舀上一瓢水，也顾不上凉热、干净与否，凑到嘴边拼命地喝起来。直到水进了肚子，再被冷风一吹，她这才清醒过来。

后半夜她几乎再没睡着，白天行路就有些无精打采了。她低头皱眉暗自想着事儿，想来想去还是排除了身体心脏有问题这一点，毕竟几个月负重行路，若有毛病也不会等到现在才病发。罗溪玉默默安慰自己，也许是昨天没睡好，姿势不正确压着哪儿了，偶然的状况罢了，应该没那么严重。

可接下来两天，罗溪玉陷入到彻底的煎熬之中，每天晚上疼的时间越来越长，长到就连罗杨氏都察觉到异样，三番两次地询问她身体哪里难受。罗溪玉还不至于把这种幸灾乐祸当成关心而感激涕零的，更不会给罗杨氏机会和理由将她抛弃在半路。

老是找不到疼痛的原因，也不知道身体出了什么毛病，莫名的恐慌加上疼痛使得罗溪玉几日间脸就瘦得快没影了。就连一向对她没什么父爱的罗爹，都揽了包袱，只让她提着几个碗，惹得罗杨氏一阵阵白眼。

罗溪玉哪管得上那么多，她现在都快被整夜的疼痛折磨得快疯了，虽然平日时不时地想着回去，但这事儿哪有准，能回去当然好，若是回不去……想到这儿罗溪玉忍不住打个哆嗦，她很惜命，何况她也不想这样不明不白、毫无意义地痛苦地死去。

随着路越来越多，村子也是连成一片，路上甚至能看到不少当地人背着竹篓，或赶着马车来来往往。他们看到这一行十来个难民模样的人，都露出一丝惊讶的神色。这也难怪，黄梁国与这里一东一西，距离极为遥远，他们一路已经走了大半年，这个地方的人没听说宁远城发大水的事也很正常。

罗溪玉跟的这一行人，实际上原都是宁远城里的小富之家，最少手里也是有两间铺子的，这些人逃难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拿了些积蓄，一开始凑在一起不过是怕有人趁火打劫，人多壮胆，贼遇见了也得思量思量。在逃了一段路后，他们互相认识了解，又颇为说得来，一来二去便拍板决定了一起搭伙去一处地方。

既然已经背井离乡，大家就要好好打算。一番思量过后，他们最后选择去惠州，在那一带找合适的地方安家落户。虽然惠州离黄梁路途遥远，但几人意见出奇的相同。

说来几家的男人都是长年走商做买卖的，见识自然不是闺中妇人所能比。这惠州是个好地方，他们都有耳闻，并且也有几个泛泛之交，推杯换盏时透露过一些惠州之事，说是认识的不少友人都是一去不返，几年后发达了便高车大马地将老家的妇人孩子一起接过去享福，连祖宗都忘了，可见那地方的繁荣锦绣，这对商人都是莫大的诱惑。

有好的去处谁能不心动呢，这也是为什么一行人跋山涉水，宁可花光身上的积蓄也要去惠州的缘故。

路上边走边向村里人打听惠州的路，知道这里已属于惠州的边界，一行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几个妇人甚至抱着孩子流下了眼泪，一路上吃的苦、受的委屈一时间涌上心头，但更多的是喜悦。

此时，寻个无人角落查看“鸭蛋”的罗溪玉高兴了些，因为她发现花枝上竟然又长出了玉兰果，其间已经隔了六天有余，她没有犹豫地将果子给吃了。经过这些天的琢磨，她觉得问题可能还是出在玉兰花上，或者跟玉兰果也有什么联系，虽然只是猜想，但吃了果子再看看吧，说不定会有什么奇迹出现。

当天晚上，她结结实实地睡了好觉，让她备受折磨的半夜心口疼，居然没有出现，这便让她确定了心口疼的事八成真是跟玉兰果有关。

接下来玉兰果时有时无，毫无规律，罗溪玉的毛病也是时疼时不疼。折腾了十来天，她才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

这一日，落脚地的农家看他们可怜，不仅让大人小孩住下，还给搬了两个浴桶，大锅烧上热水，让大伙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罗溪玉排在最后一个，轮到她只剩下半桶，但怎么也比没有好。

因身体瘦小又没发育，她没什么心理障碍地脱了衣服，且现在的她也急于确认一件事儿。用瓜丝用力地洗刷全身后，她看着身体、手臂及水面上映出的脸蛋，一时间惊讶，惊愕，再到深一层的惊吓，让她脸色开始红红白白地交错着。

自逃难以来哪有什么条件天天洗澡，有汗就用巾子抹两下，难受了就在衣服里用沾着水的布巾擦擦，更没有镜子可照，每天还饿着肚子拼命赶路，所以她从来没有特别地注意到身体这样的变化。

现在除去身上的尘土灰垢后，一身皮肤不知何时竟是嫩得如婴儿一般，并且玉雪得仿佛白生生的藕，就连指甲都带着说不出的润亮光泽，用手捋过头发，乌黑亮泽得如缎子，没有半点枯燥分叉。

也许有人见了并不觉得奇怪，因这世上生得好的并不少见，天生丽质的更不在少数，可是，有哪一个逃难的难民会长这样子？天天风吹日晒，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能养出一身嫩白如婴儿的肌肤吗？她回头摸了一把肩头上因扛包袱被磨破留下的茧子，却没有哪怕一点点发硬的感觉，光滑柔软得如其他皮肉一样，已经不是简单的天生丽质可以掩饰了，唯一的解释就是那枝玉兰。

说来这世上的女人，甭管是哪朝哪代，年老还是年少，哪个不爱美，哪个又不渴望有一身玉雪柔嫩肌肤，罗溪玉也不例外。有这么一个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附属品，有这样一个美妙的外挂，如果说罗溪玉觉得不开心、不喜欢、厌恶，那也是不可能的，否则她就不是女人了。

可是，这世上有免费的午餐吗？有白占的便宜吗？有白给的巨款吗？没有，没有，没有，想要得到什么，就要付出同样的代价。有些你事先清楚，有些也许在你什么也不知道的时候，就已经要支付了，就像此时的罗溪玉一样。

看着手中的“鸭蛋”，她实在是开心不起来。花还是那么美，精致得如玉雕出来一样，但是罗溪玉再也不敢当它是自己可以支配的所有物了。因为在她吃掉它的那一刻，借贷交换就已经开始计算，附赠的所有好处都不是白给的，都要一一来偿还，否则痛不欲生会继续纠缠她下去，不能终止，只能继续，像高利贷，像毒品，像……唯一让罗溪玉感觉到安慰的是，这东西要的并不是什么人血鬼怪之类的邪物，而是恰好相反，必须要她做好事。如果说因果关系里，玉兰果就是那个果，那她要做的每一件好人好事积累的功德就是因，有因才有果，如果不种因就得到果，那她就要日日夜夜地备受折磨。

想当初，在第一次玉兰果结出来时，是因为她救了刘婶子家的萝卜头，又或者之前积累的所有加在一起，正好触发了这一点，罗溪玉吃了甜头，自然能一吃再吃。可将做好人好事积出的“功德”消耗光后，她就开始地狱般的日子了，没有解药不能终止，只能继续将好事做下去。

那日也是她打走了大黄狗，拖出了三岁的小弟，还被罗杨氏倒打一耙地骂了一顿，当天就又结出一枚玉兰果，几天后又再次痛不欲生，即使她不吃玉兰果也是一样。后来因刘叔脚受伤，她教着做了简易的拐杖可以继续行路，结果又结出玉兰果，缓解了心口痛，这样反反复复，让罗溪玉吃足了苦头，但也使她这才想明白、搞清楚，总结出这个最接近真相的结果。

可是，这算是什么啊，虽然做好事好啦，好心有好报，但是，她不想被逼着做圣母，啊啊啊！

罗溪玉坐在水里欲哭无泪。

接下来的几天路程，所有人都发现罗家的大女儿突然变得更勤快起来，对人嘘寒问暖，凡是旁人有个头疼脑热的她都主动张罗着煎苦叶草熬水，甚至主动端过去，一时间让众人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暖意。人心是肉长的，付出一分得到一分，于是大家也更喜欢这个可怜的小姑娘了，时不时还送块饼给她吃，另外对那个后娘罗杨氏也更加地看不上了。

望着罗杨氏气得发白的脸色，罗溪玉心里总算舒服了些，嘴角翘了翘：嗯，若是能这样的话，咳咳，向圣母方向发展好像也不是件坏事嘛。

“罗丫头，我看你背着这包又大又沉的，要不我帮你拿会儿？”刘婶看着背着包袱累得一脸汗的罗溪玉，不忍心地道。

“哎，不用了刘婶，我拿得动。”罗溪玉忍着肩膀的不舒服，抬头笑着跟刘婶说。

这会儿要有人能帮忙，她当然高兴，可谁知道那“鸭蛋”会不会因为别人帮她忙，反而倒扣功德积分呢，好人好事本来就不多，到时自己不白努力了吗？想到这一点，她只能忍痛拒绝别人的好意，那甜美的笑容底下，脸皮都抽搐了下。

这么一笑，刘婶立即有些惊奇地多看了她几眼，“罗丫头，你今年也有十一了吧？哎呀，小姑娘快成大姑娘了，怪不得呢，看看这眉眼都长开了……”刘婶对罗溪玉的印象还停留在几个月以前，那个饿得灰头土脸、面黄肌瘦的丫头片子。这才没多久，居然就偷偷摸摸地长开了，看看这白嫩如剥了皮的鸡蛋的小脸，脸上还有些潮红，脸颊边湿润的汗珠子更衬得脸皮白里透红，水水嫩嫩，仿若一夜之间一个不起眼的花苞突然开出了美艳的鲜花一样。

罗溪玉立即低下头，十分不好意思地道：“刘婶，我还小着呢……”心里却是想着，大概是早上抹的一把柴火灰被汗水冲开了吧，便叹气，这东西如果能保湿再带防水就好了，否则一个不注意就得露馅。不过，老这么掩饰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总不能抹一辈子灰。

嗯，还好年纪小，皮肤本来就好，倒不至于太惹人怀疑了。

见罗溪玉这样扭捏，刘婶扑哧笑出声，“哪里小了，再过两年就可以定亲事了！女孩子长得可快呢，到了你这个年纪，就跟嫩笋似的一天一个样儿，瞅瞅你现在的模样，将来肯定不差……”

别的小姑娘听到这话都要开心死了，罗溪玉却只能苦着脸笑。天知道她巴不得自己能慢点长，慢点长，再慢点长呢，因为长得越快，功德要的越多，她现在自己温饱都顾不上了，能为别人做什么呢，又哪有那么多的好人好事给她做？她现在是什么少女心思都没有，每天被功德压得愁眉苦脸，还要努力着强颜欢笑。

从来到惠州开始，大家开始注意到罗溪玉模样的变化，加上几家人的小孩也都长了点肉，一群人都乐呵呵——看来惠州是块富贵宝地，连山山水水都养人呢，否则怎么解释几个孩子的变化呢。

罗溪玉也配合出多喝水的样子，心道：就让他们这样想吧，省得自己因为皮肉变化提心吊胆的。

而罗杨氏，见自家这个不受自己待见的继女一天一个样子地变，心头嫉妒不已，当着人面又不好表露出来，便整日拉着一张脸。本来才二十出头的年纪，硬是让她摆出一副三十多岁的晚娘面孔，就连罗爹都不爱看了。

这还是其次，有一日，罗溪玉竟看到她在井边吸着气猛往肚子里灌水，惊讶之余有些幸灾乐祸：嘿，喝吧喝吧，多喝点晚上能省下不少粥，她还能多吃两口。不过话说回来，像“鸭蛋”玉兰这样“好”的东西，其实真的应该给罗杨氏也配一个才对，好让她多做点好人好事，别老在自己身上瞎折腾。大家都是女人，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当人媳妇当人娘，心胸要宽大点嘛。

不过，就在罗溪玉每天都要挖空心思地找好事做，偶尔功德不够疼上一宿半宿的，觉得这样日子已经是极限时，她又发现了一根压倒她的稻草。

刚吃完了玉兰果，身体排出很多灰臭的东西，她觉得那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洗髓洗掉的体内的杂质吧，所以皮肤开始变得白了、嫩了。有了这样的好处她不能免俗，心头多少还是喜欢的，但是她没想到的是，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皮肉美了，吹弹可破了，却比以前更娇贵了。

她以为一旦将身体锤炼出精华，就会刀枪不入，坚硬如石。结果现实是残酷的，与她想的正好相反，她不但没有变强，反而更惨了。

因为没有杂质的身体，再没有原来那么抗摔耐打的劲儿了。以前背包袱一走大半天，身体都习惯了，只要吃饱了也不觉得太累，但现在那去除杂质的皮肉就像是把硬豆子压成了豆腐一样，柔软得似藏在荔枝壳里的荔枝，看着鲜嫩好看，结果一咬就碎了。重包袱稍稍磨两下就发红破皮，压两下就是块青，摔几下就大片的紫，

行路一天，脱了衣服触目惊心到了遍体鳞伤的地步。就连粗糙的麻布衣穿着都觉得磨得皮肤红痒难耐，而且，身上的皮肉越水嫩越不经痛，拿桶到井里打点水都感觉到手掌针扎着似的疼。

罗溪玉“感谢”天，“感谢”得眼泪都快下来了，天啊！这种美丽的代价她能不能不要啊，小姐身丫鬟命会死人的，太疼了啊！

就在罗溪玉每日白天身体大伤小伤后，晚上吃了玉兰花第二日转好，接着又大伤小伤这种好了痛、痛了好的“苦不堪言”中，一行人终于来到了惠州古香县。

这是他们近两个月来第一次进城，人说惠州地肥人富，是几大州国最大的药草之乡，就连黄梁国每年都要从惠州购进不少药草，更不用提其他几大州岛了。

如今一看，果然不假，只见一个小小的古香县的热闹程度，已经与宁远城内的繁华差不多了，更不用提惠州中心的城镇了。一行人走走看看，借着买糙米慢慢跟米行的人打听古香县的情况，问清楚了后，几人脸上都挂满了惊喜和笑容。

惠州不仅不排斥外乡人，还有大量的租用田租给他们，若种草药的话，白给药种子，不仅三年内免两成田税；还接纳外乡人入住，上缴三年的税钱便可落户，不必花钱打点，官府就直接给办的，这真是让他们听着喜出望外。

也就是说，他们只要去官府登记，就能马上有田地可种，到时一半的税免两成，每年只要交三成即可，剩下的七成收获就都是他们自己的了。而且，这地方药材根本不愁卖，完全是多种多得，少种少得。

虽然一年的吃穿住用需要的钱不是小数目，但几家人的手里多多少少都有压箱底的钱，总会想办法撑下去，且女人也都会些绣活，男人抽空做点杂役，短时间养活一家子总是够了。若是再有点小本钱，还能做些小买卖，日子前景是很不错的。

一向内向的田嫂子也有些激动，“逃难这么久，我家手里的钱用得已经差不多了，也没余钱继续买米赶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和我们当家的就打算在这里落脚了。”

她说的这话也是一行人的心里话，长达大半年的逃难生活，他们早就厌倦了，心里也特别想能安定下来，不用再东奔西走，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平时路上打打闹闹的几个半大小子，此时见了人都胆怯地靠在父母身后，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人，尤其是路边卖零食的摊子，比如糖葫芦、酥仁糖等各种糕点，馋得嘴巴都不会动了。

别说是他们，就是罗溪玉也是猛咽口水，把目光生生地从离得最近的松仁糕上拉了回来，但耐不住香味一个劲儿地往鼻子里钻，她也只能用力吸上两下解解馋。

不看大人面，也得想想孩子，几家人目光闪了闪，这么一犹豫，就都决定留下